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卡内基儿童文学奖提名奖

屋顶上的索菲

Rooftoppers

【英】凯瑟琳·朗德尔 著
徐海帆 译



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
永远不要忽视任何一种可能。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屋顶上的索菲

Rooftoppers

【英】凯瑟琳·朗德尔 著
徐海鹏 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屋顶上的索菲 / (英) 凯瑟琳·朗德尔著; 徐海岷译.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14-8535-0

I. ①屋… II. ①凯… ②徐… III. ①儿童小说—长
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34001号

ROOFTOPPERS

Copyright © Katherine Rundell 2013

First published in this edition in 2013 by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2016-048号

屋顶上的索菲

Roftoppers

作者【英】凯瑟琳·朗德尔

翻译 徐海岷

译文审订 张勇

绘画 李广宇 陈伟

项目策划 禹田文化

版权联系 王彩霞

责任编辑 王林艺 付风云

美术编辑 沈秋阳

封面设计 大娟

内文设计 秦川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 145毫米×210毫米 32开

印张 8.5

定价 22.00元

退换声明: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销售部门 (010-88356856) 联系退换。

前言

Preface



在屋顶上寻找爱

Roofstoppers

住在屋顶上的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孩子呢？在现如今高楼林立的大城市，恐怕屋顶住起来不太方便，因为有的孩子一旦上了屋顶，就不再在地面上行走了。他们上蹿下跳，腾起，跳跃，在屋顶上飞奔。是的，飞奔，他们被称作屋顶侠。

在作者凯瑟琳·朗德尔的想象世界中，在19世纪的巴黎旧城屋顶上，生活着这样一些屋顶侠。她怎么会想到将屋顶作为故事的场景呢？据说是因为她自己就爬上去过，也是在夜里。她一定是像书中的主人公索菲一样，在牛津学院古老的建筑上，从阁楼里爬上屋顶，感觉到了无限的自由。所以她才让这样一个小女孩，长着一头闪电色头发的索菲，飞奔在屋顶上。

但其实索菲并不是一个屋顶侠，她来到巴黎并非为了在屋顶上奔跑，而是为了寻找妈妈。这是一个有些浪漫有些伤感的故事。在她还是个一岁的小婴儿时，索菲就记住了妈妈的样子。在海难发生时，她被装在一个大提琴盒子里，从一艘巨轮上漂到了海面上，所有人都认为她的妈妈已经遇难了，只有她自己坚定地相信妈妈并没有死。为了这个信念，她不放过哪怕一点点的可能性。

从伦敦逃到巴黎，她靠的就是一点点的可能性。哪怕风中吹来的一丝乐声，她也不能放过。她在风中爬到了屋顶上，在这里遇到了一个男孩，继而认识了一群孩子。他们都是没有妈妈的孩子。在远离人群的屋顶，远离了危险的同时，也远离了温暖。然而，这竟是一个庇护所，能够比孤儿院提供更多的安全感。这些孩子有人住在铁路边，有人住在树上，还有人固执如马蒂奥，只在屋顶上行走。相比而言，索菲是幸运的，因为妈妈始终在她的心中，她还有寻找的念头。而其他的孩子，或许早就丧失了寻找亲人的任何可能性。最后大家一起加入到为索菲寻找妈妈的队伍中，也可以说是实现大家一个共同的心愿——找到爱和温暖。

作家凯瑟琳·朗德尔出生在英国伦敦，童年是在非洲一个叫做津巴布韦的国家度过的，那里风一样的自由一定给她的精神生命抹上了浓厚的色彩。在她所创作的作品中，十一二岁的主人公都有着自由的灵魂，有旺盛的生命力，有随时奔跑飞跃向上的心，像一群风中的孩子。她以泉涌般的诗意来歌颂童年，《屋顶上的索菲》每一个章节、每一句话都有一种淡淡的诗意，像一首首童年的歌。而在所有的旋律中，唱响、回荡的，都是浓浓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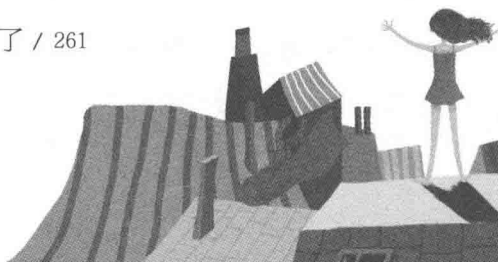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来自海上的索菲 / 1
- 第二章 在蜻蜓的脊背上盖房子 / 8
- 第三章 树是通往天空的捷径 / 17
- 第四章 纸上的母亲 / 27
- 第五章 相信是一种天赋 / 32
- 第六章 海与风彼此呢喃 / 54
- 第七章 褐色的眼睛 / 63
- 第八章 眼熟的烟囱 / 67
- 第九章 暴风雨演奏的音乐 / 71
- 第十章 勇士相 / 80
- 第十一章 打着旋的夜风 / 92
- 第十二章 离我的屋顶远一点 / 98
- 第十三章 天下的母亲都属于屋顶 / 106
- 第十四章 绝不忽视任何一种可能 / 109
- 第十五章 半个城市的声音 / 117

- 第十六章 一头猪那么长 / 125
- 第十七章 天地之间的一根线 / 140
- 第十八章 迎着风瞄准 / 151
- 第十九章 屋顶侠 / 161
- 第二十章 树居人 / 181
- 第二十一章 筛河 / 197
- 第二十二章 爬上巴黎圣母院 / 205
- 第二十三章 一屋顶的棕鸟 / 215
- 第二十四章 噤语 / 220
- 第二十五章 爱是捉摸不定的东西 / 226
- 第二十六章 他长着跟你一样的眼睛 / 229
- 第二十七章 爱和勇气是同样的东西 / 241
- 第二十八章 别小瞧女孩子 / 246
- 第二十九章 音乐就跟魔法一样 / 252
- 第三十章 闪电色的头发 / 256
- 第三十一章 打扰您了 / 261



第一章
chapter one

来自海上的索菲

在她一岁生日这天的清晨，有人看到她漂在英吉利海峡的水面上，当时她就躺在一只大提琴的琴匣里。

方圆几英里就只有她这么一个活物。只有这个孩子，还有几把餐厅的座椅和渐渐消失在水中的轮船船尖。出事之前，宽敞的餐厅里响着音乐，音乐声太大了，也太美妙了，谁都没有注意到水已经没过了地毯。有人嘶喊起来之后，小提琴还依然拉了一阵子。一名乘客的尖叫声偶尔几次还与小提琴的高音 C 产生了二重奏的效果。

被人发现的时候，她就包裹在一册贝多芬的交响曲曲谱里，这样她就不会被冻着了。她漂得有些远，距离沉船差不多有一英里远，所以她是最后一个获救的。把她抱上救生船的是原本跟她同船的一名乘客，这个人是一位学者。学者的

本职工作就在于注意到一些事情。这位学者就注意到这是一个女孩，有着闪电般颜色的头发，以及害羞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笑容。

想象一下有人说着话的夜晚，或者是月光开口说话时的景象；要不就想象一下墨水吧，假如墨水也有声带的话。为这些形象添上一张瘦削而充满贵族气质的面庞和两道弯钩般的眉毛，再加上长长的手臂和双腿——被人从大提琴的琴匣里抱出来，送到安全的地方时，这个孩子就看到了这样一副面孔。这个男人名叫查尔斯·马克西姆，在用两只大手抱住小女孩的时候，他就已打定主意要将她留在身边。他伸直了胳膊抱着她——换作是一只漏水的花盆，他也会以这样的姿势抱着的。

大体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孩子有一岁了。大家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她的胸口上别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花朵上写着罗马字体的“1”。

“更确切地说，这个孩子要么有一岁了，要么就是在某场比赛中得了第一名。而我相信很少有婴儿会热衷于竞技运动，因此咱们可以假定是前一种情况吧？”查尔斯·马克西姆说。女孩用一根脏兮兮的手指和大拇指紧紧地捏着他的耳垂。“生日快乐，我的孩子。”他说道。

查尔斯不仅为这个小宝宝过了生日，还为她取了名字。就在他俩相遇的这一天，他选定了“索菲”这个名字，他的



理由大概没有人能驳倒。“孩子，你的生日已经够戏剧性，也够非凡了，所以咱们最好还是找一个最平凡的名字吧。你可以叫玛丽、贝蒂或者索菲，或者——咱们就一口气找下去吧——米尔德里德。你自己挑吧。”当他说出“索菲”的时候，她露出了笑容，于是她就叫索菲了。接着他拿出自己的外套，把她裹了起来，然后就坐上马车带她回家了。天空中下了一点儿雨，不过他俩谁都没有为此感到心烦。查尔斯几乎压根儿没有注意到天气，而索菲在这一天里已经“曾经沧海”，这么一点小雨自然不算什么。

在此之前，查尔斯对小孩子一无所知。在回家的路上，他跟索菲说了很多事情。“恐怕我对书的了解远比对人的了解多。书，太好相处了。”马车走了四个钟头，查尔斯一直将索菲放在自己的膝头，用两只手搂着她。他跟她讲起了自己，仿佛他们是在午后喝茶的时候相认的老熟人。他今年36岁，有6.3英尺^[1]高。面对人类的时候他说英语，对着猫他说法语，对着鸟就说拉丁语。有一次他差点儿把自己害死了，因为他试图一边骑马，一边看书。“不过，既然有了你这个大提琴小宝宝，我就会当心些喽。”他说。查尔斯的家很漂亮，可是不太安全。房间里到处都是楼梯，还有滑溜溜的木地板和尖利的边边角角。“我要买一些小一点儿的椅子。咱们还要铺上厚

[1]6.3英尺约相当于1.92米。

实的红地毯！不过，怎么才能搞到地毯呢？我觉得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索菲？”他说。

不出所料，索菲没有吭声。她太小了，还不会说话。况且，她已经睡着了。

当马车走到一条有着树木和马粪气味的街道时，索菲醒了。一看到这幢房子，她就喜欢上了它。墙砖被刷成了白色，整个伦敦最明亮的白色，就算在黑夜里墙壁都在闪闪发光。地下室被用来存放书籍、画作和好几种不同的蜘蛛，这些东西多得都堆不下了。屋顶属于小鸟。查尔斯就住在地下室和屋顶之间的空间里。

回到家，索菲在暖炉子跟前洗了一个热水澡。洗完澡以后她看上去是那么白，那么脆弱。查尔斯还从来不知道婴儿竟然会小得那么可怕。在他的臂弯中，索菲显得太小了。当听到门口传来敲门声的时候，查尔斯几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将索菲放在一把扶手椅上，还在椅子上垫了一本莎士比亚的剧作，然后才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楼。

跟查尔斯一起进屋的是一位身材高大、头发灰白的女士。《哈姆雷特》已经有点儿湿了，索菲一脸的难为情。查尔斯把索菲抱了起来，先是犹豫不决地打算将她放在墙角的雨伞架上，接着又考虑了一下放在炉子上，最终将她放在了水槽里。放下索菲后，他露出了笑容，眉毛和眼睛也都笑了起来。“请不要担心。索菲，谁都会碰到意外的。”说完，他朝那位女士

躬了一下身子。“索菲，让我给你做个介绍。这位是来自全国儿童保育局的艾略特小姐。艾略特小姐，这位是来自海上的索菲。”

女士叹了一口气。在水槽里的索菲看来，这声叹息就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调子。随后，女士又蹙起了眉头，从一个包裹中扯出来几件干净的衣服。“把她交给我吧。”

查尔斯从对方手中接过了衣服。“夫人，我从海上把这个孩子带了回来。”索菲瞪着大大的眼睛望着他们。查尔斯接着说道：“没有人保护她，无论是否乐意，我都要对她负责。”

“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

“您说什么？”

“这个孩子只是受你的监护，她不是你的女儿。”艾略特小姐就是那种说话时总是在不断强调着什么的女人，你都敢打赌她的兴趣就在于管着别人。“这只是临时性的安排。”

“我不敢苟同。不过咱们还是稍后再争论这件事，孩子有些冷了。”说完查尔斯将一件马甲递给了索菲，而索菲却抓住它吮吸了起来。查尔斯将马甲又拿了过来，套在索菲的身上。他用两只手臂抱起索菲，就好像是在市场上掂量一个东西的重量似的，然后他仔细地打量起了她。“瞧见了么？她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宝宝。”他看到索菲的手指又细又长，还很灵巧，“而且她还长着一头闪电色的头发。你怎么可能抗拒得了她呢？”

“以后我还是要来的，来看看她的情况。我真的没有多余的工夫。男人根本无法一个人做这种事情。”

查尔斯说：“当然可以。”他又继续说道，就好像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似的，“要是您觉得自己无法完全置身事外的话，那就请便吧，我会尽量对您心存感激的。但是这个孩子就应该由我来照顾。明白了吗？”

“可是，这是个孩子！你可是个男人！”

“您的观察力真是令人叫绝啊，您的视力也绝对一流。”查尔斯说。

“可是，你打算拿她怎么办呢？”

查尔斯一脸茫然。“我打算爱她啊。这应该就足够了——要是按照我读过的那些诗歌为标准的话。”说完他递给索菲一个红红的苹果，随即又把苹果拿了过来，然后用自己的衣袖擦起了苹果，直到能在苹果上看到自己的脸才罢手。他说：“我敢肯定，照顾孩子的秘诀就在于不要对什么都无动于衷、顽固不化，尽管这秘诀既模糊又神秘，但是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

查尔斯将小宝宝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把苹果递给了她，为她大声读起了《仲夏夜之梦》。

对于一场新生活而言，这样的开端或许并不完美，但是美好的未来已经开始显现了。

第二章
chapter two

在蜻蜓的脊背上盖房子

在威斯敏斯特的全国儿童保育局办公室里有一个柜子，柜子里放着一本红色的档案，上面标注着“监护人：性格评估”字样。在红色档案里还有一份小一号的蓝色档案，上面的标注是“查尔斯·马克西姆”。档案里写着：“其他情况均同。马克西姆是一个书呆子，一如人们对学者的看法，而且显然为人慷慨、笨手笨脚、勤劳肯干。他的身高高出正常水平，不过医生的报告表明他身体健康。他固执地坚信自己有能力照顾一名女性受监护人。”

或许这些特征具有传染性，因为索菲就长成了一个大大个子姑娘，为人大方，带点儿书呆子气，做事情笨手笨脚的。刚刚年满七岁的时候，她的两条腿就已经长得像太阳伞那样又细又长了，而且还对很多事情都充满了固执的信念。

为了她的七岁生日，查尔斯烤了一块巧克力蛋糕。蛋糕烤得不算太成功，中间陷了下去，索菲却忠诚地宣布她就喜欢这样的蛋糕。“陷下去的地方能装更多的糖霜。我喜欢糖霜很多的！”她说。

“听你这么说我真开心。不过，我想你应该说‘我喜欢糖霜多多的’。亲爱的宝贝，在你大概七岁生日之际祝你生日快乐。来点儿‘生日莎士比亚’怎么样？”查尔斯说。

索菲常常摔碎盘子，所以他们一直在用《仲夏夜之梦》端着蛋糕吃。现在查尔斯用自己的袖子擦了擦《仲夏夜之梦》的封皮，然后把书翻到了中间。“你想给我读上一段仙后泰妲妮亚吗？”

索菲做了个鬼脸。“我更想读小精灵帕克的故事。”她尽力读了几行，可是读得很慢。等到查尔斯将视线挪开后，她就把书放在了地上，在书上做起倒立来。

查尔斯哈哈大笑说：“好样的！”随后，他又拍着桌子，“你看起来就像是跟小精灵用同一种材料做成的。”

索菲倒在了厨房的案台上，站起来后她又靠着门打了一个倒立。

“太棒了！你越来越棒了，差不多趋于完美了。”

“只是差不多吗？”索菲摇晃了一下，脑袋朝下，眯着眼睛看着查尔斯。她的眼珠往外鼓了起来，不过她还是保持着那个姿势。“我的腿直吗？”

“差不多吧。左膝盖看起来有点儿不稳当。不管怎么说，没有谁是完美的。自莎士比亚之后就没有人能做到完美了。”



过后，索菲躺在床上想起了查尔斯的话。查尔斯说“没有谁是完美的”，可是他说错了。查尔斯就是完美的。查尔斯长着一头跟楼梯扶手一样颜色的头发，还有一双充满魔力的眼睛。他住的房子是从祖上继承来的，他的衣服都是父亲留下的。那些衣服都来自萨维尔街，曾经非常漂亮，令人眼花缭乱，都是百分之百的丝绸衣服，而今衣服上只剩下百分之五十的丝绸了，另外的百分之五十全都是窟窿眼。查尔斯没有乐器，可是他会为索菲唱歌，当索菲不在身旁的时候他就冲着小鸟唱歌，还为偶尔闯入厨房的木虱唱。他的嗓音音调完美，听上去就如同在飞翔。

有时候到了半夜三更，沉船的感觉会再次涌上索菲的心头，她发现自己拼命地想要爬到高处去——往上爬是唯一能让她感到安全的事情。查尔斯允许她睡在衣橱顶上，他就睡在下方的地板上，以防万一。

索菲不太理解查尔斯。查尔斯吃得很少，睡觉很少，不像其他人那样经常带着笑容，可是在其他人长着心肺的地方查尔斯却长着善良，他的指尖上都带着礼貌。当他一边走路，一边看书的时候，倘若他撞到灯杆上，他会向灯杆道歉，还